

周国忠：爱好文学的书写者

本期访谈作家 周国忠

周国忠，男，笔名青城，当代作家、诗人，江苏无锡人。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江苏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，无锡市作协原副主席。已出版主要著作有诗集《青城诗抄》《夕阳风笛》、小说《无题》、散文集《笨拙境界》《闲思杂集》《词不达意》、纪实文学集《四俊散记》以及代表作——长篇纪实散文《弟弟最后的日子》等。先后获第二届中国地域诗歌大奖、江苏省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、第十届冰心散文奖提名作品奖、太湖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多篇作品被收入《当代散文精品》等相关丛书或年选，作品节选被《花城》《天津文学》等多家刊物和美国、新加坡等刊物转载。



扫一扫
观看视频

他种过田、扛过枪、握过方向盘……却始终紧握一支笔，以文字打动无数读者，在文学的世界里探寻自己的道路。他是周国忠，笔名青城，始终以“爱好文学的书写者”自居，在纷繁琐事中凝练出独特的文学视角，用最朴素的文字，完成一个书写者的“课题”。

从农田到文坛：多重经历淬炼出文学视角

小学毕业后，周国忠便在生产队种田，随后北上当兵，退役后当起了司机，再辗转到乡镇企业的管理岗位工作……这样一份看似与文学相差甚远的人生简历，却孕育出了一位对生命有深刻洞察的写作者。“儿时家里虽然贫穷，却有一大箱古书。”周国忠回忆说，那些少年懵懂

时读过的古籍，为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学基础。安静的性格、爱读书的习惯，加上多年生活的沉淀，让他不知不觉便走上了写作之路，“我只是读着写着，不知不觉搞起了文学。”

周国忠谦逊地笑道：“相较‘作家’这个称呼，我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爱好文学的书写者。”对于多种

人生角色的历练，他认为这无疑会使自己的文学视角更加宽阔，思维和叙事方式更趋多元。笔耕不辍的周国忠发表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，他将读者的认可视为坚持创作和精进表达的转折点和动力，诗、散文、小说、纪实文学等各类作品也随之出版。

代表作《弟弟最后的日子》：无功利写作成就作品力量

周国忠有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代表作《弟弟最后的日子》，这部被评论家称为“精神史诗”“浑厚的生命写作”的长篇纪实散文，记录了弟弟罹患晚期肝癌后最后三年的生命历程。他的文字沉静而富有诗意，充满了对生命的思索：“这部作品，是我文学创作路上

的重要转折，是创作质量的跃升之作，也是突破创作瓶颈之作。”

“这种‘旧事重提’式的行为，就像去撕开一个刚有些长好的伤疤，既戳痛了我的内心，也戳痛了亲友的内心。”周国忠回忆说，“书成之时，我在书房失声痛哭。”作品直面“死亡”这一普

遍却严肃的话题，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。他说，自己的创作初衷异常纯粹：“当初写这本书时，根本没考虑发表或出版，只想将弟弟最后三年的生命面貌真实、完整地呈现出来。”这种无功利、无约束的写作状态，反而成就了作品的真实力量。

写作者的“课题”：用平白文字滋养心灵

周国忠的创作涉猎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纪实文学等多个领域，但他谦称：“我只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比较有把握的文体。”对于写作和文学，他也始终只视为自己的爱好，是否发表、出版，周国忠并不太放在心上。“写作是我借以自渡的一种方式，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但生活永远高于文学。”

“你爱文字，文字也会爱你；你爱文字愈深，文字就会加倍爱你。”周国忠提出，写作者应该有对已经用滥和贬值的语言进行改造和净化的自觉，“语言最大的局限，是无法准确表达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。”他致力追求用最直白的文字营造最灵动的语境，用最经济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。

（晚报记者 李昕昕/文 李霖/摄）

《守护者们》藏着两位无锡籍导演的较真：选对人抓细节打造热播剧

近日，由导演杨文军、石栾、袁煜晨执导的悬疑谍战剧《守护者们》在优酷热播。张一山、韩东君、张天爱领衔的阵容，加上“龙套演员假扮密码专家”的反套路剧情，让这部原创剧收获口碑与流量双丰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三位导演中，70后的杨文军和90后的袁煜晨均是无锡人。昨天，两位导演接受本报记者专访，讲述这部“不一般的谍战剧”背后的故事。

选对人很重要

“选张一山演丁一，就是觉得他能扛住‘一人分饰两角’的反差；选韩东君，是知道他能把情报员的‘帅’演得不假。”杨文军提起演员，语气里满是“选对人”的笃定。

剧中，张一山既要演油滑的龙套演员丁一，又要扮盲眼密码学专家李约瑟，为了让“盲人”状态不悬浮，他提前在特殊学校跟着视障人士学用

拐杖。“他发现金属拐杖触地的声音不同，能判断距离和障碍物，就把这个细节带到戏里。”杨文军说。

韩东君的“优势”则藏在生活里。这位演员是专业赛车手，骑马、开车样样精通，“戏里的顾仰山是豪门公子，所以玩枪、飙车的戏，韩东君根本不用替身，一看就是老手。”

久未露面的张天爱为演好话剧团老板沈碧云，特意去剧院蹲点。杨文军说：“她和话剧演员聊日常，看他们怎么记台词、怎么打理后台。”

处处体现细节

“细节处更能体现谍战剧的严谨。”被圈内称为“细节控”的杨文军打破了很多人对谍战剧的固有印象。剧组做了1000多套服装，手工彩染的西装、带花孔的礼服、威尔士亲王格纹外套，每一件都藏着巧思：“张一山第一次扮专家穿的礼服，衣襟上有细小的

‘挖孔’花纹，这是韩东君建议的，暗示精致下藏着漏洞，就像当时的租界，看着光鲜，实则危机四伏。”

剧中两场“一镜到底”的重头戏，让杨文军至今记忆犹新。一场是沈碧云被日军施压，剧院成员集体反抗，她从二楼走下来回忆过往的戏拍了2天，20多遍，演员走位、灯光切换、情绪衔接，差1秒钟都得重来。拍另一场码头追逃戏，剧组动用12辆吊车、400多盏灯，从屋顶拍到街道，再从陆地追到水边，“美术组搭场景时，我突然说‘不如一镜到底’，大家都觉得难度太大了，电影都很少有这么大场面的长镜头。最后拍出来，观众跟着角色奔跑的代入感，是剪辑切换比不了的。”

这是导演袁煜晨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视剧作品，他告诉记者，最意外的彩蛋是剧组的“密码顾问”。剧组原本只是找了个横店的特约演员演“剧院老板”，聊起来才知道对方曾

在部队干过电讯密码工作，他帮忙设计了密电码的书写格式、发报时的节奏，连张一山背的“拗口密码”，都是他按真实规律编制的。

让“成长”更有分量

杨文军表示，当初接《守护者们》是被编剧张吉的“小人物视角”打动。剧中丁一的成长线，是他最看重的：“从一开始怕惹麻烦，到看着身边的人牺牲，最后说‘我要成为他们’，这个过程不是突然地觉醒，而是一次次被身边人推着长大。”

为了让这份“成长”更有分量，两位导演特意在台词里埋了“莎士比亚名句”。沈碧云被迫为日本人拍戏时，说“玫瑰换个名字依然芬芳”；丁一被抓时，隔着门说“在命运这本书里，我们同在一行字”。用这些来自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句子表达心声，既符合身份，又能体现乱世里的无奈和骄傲。

对于未来，杨文军称还想拍“无锡故事”：“家乡的水、家乡的人，都有说不完的戏，说不定下次就来无锡拍片，让观众看看江南水乡的美。”

（璎珞）